

# 論粵方言內部崇母字讀音差異

滕濟民

上海師範大學

## 提要

粵方言崇母在方言內部存在著塞擦音和擦音的兩個層次，並且不同方言點的讀音具體情況有所差別。對崇母進行口語字和書面語字劃分並分析，再依據澄母和禪船母讀音類型對崇母的讀音演變進行解釋，原始粵語的古濁音照系聲母格局為澄—崇禪船二分，澄崇禪船母由於演變的先後順序以及外來影響造成粵方言內部的差異。

## 關鍵詞

崇母，濁塞擦音擦化，音系構擬

## 1. 崇母兩種讀音類型：塞擦音與擦音

現代漢語方言在莊組字中，王力（2013[1980]: 114）指出崇母字在演變出現塞擦音和擦音的不規則分化。這種不規則分化與趙元任（1956: 29）舉出的北吳方言禪船崇從邪母讀音的情況不同，大部分方言內部崇母的塞擦音 - 擦音的分化卻是比較一致的。保留濁音的方言如吳語、湘語可能會出現 \*dz/dz̥ > z/z̥ 的演變，致使崇母只有擦音的讀法。

從語音的演變類型來看，塞擦音向擦音演變比較常見，而擦音向塞擦音演變則較為少見。從音系來看，同組的莊、初兩母沒有出現對應的塞擦音 - 擦音的分化，這意味著，崇母的分化必須是在全濁清化前完成的，分化後清化然後併入其他聲母。粵方言的崇母無規則分化也與莊、初兩母無關，因此下文討論，崇母均是以濁音的形式來討論其演變過程，本文也不討論清化後因聲調的不同而造成送氣與否，只聚焦於塞擦音和擦音兩種類型的差異的形成。

本文所列舉材料基本為已發表內容，廣州市區、增城、花山自《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一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懷集自《粵西十縣市調查報告》，南海西樵自陳衛強（2019），東莞塘角自陳賀州（2015），臨桂五通自周本良（2005），陽朔葡萄自梁福根（2005），封開開建自侯興泉（2017），蒙山縣城自覃才亮（2009），蒼梧自鍾梓強（2015），梧州倒水話自楊禎海（2015），賀州桂嶺自陳小燕（2009），賓陽賓州自覃遠雄（2017），南寧亭子自《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及覃遠雄等（1997），其它引用材料在行文中列出出處。

關於文本的粵方言的定義和範圍。本文所指粵方言與《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的粵方言範圍不完全相同，本文對粵方言的定義為嶺南地區的臻攝合口一等韻、流深臻曾攝三等韻主元音曾發生洪音化的方言 \*u->\*ue-、\*i->\*ie-，包含地圖集中除四邑片以外的“粵語”、“桂南平話”、海南儋州話與邁話、連州地區連州方言（土話）、廣西鐘山市與平樂縣部分土話、<sup>1</sup> 廣西桂林市臨桂區雁山區永福縣陽朔縣的平話和土話；<sup>2</sup> 四邑片內部差異較大，如與廣州更接近的新會話，與東江本地話更接近的台山話，不少四邑方言在兩者之間搖擺，可能是兩類系屬不同的方言再此區域發生趨同、混合，因而本文討論暫不含四邑片方言。具有爭議的東江本地話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為使行文簡潔，本文對聲調標註作以下處理：使用數字表示調類，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雖然粵方言的入聲往往發生分化，但一般是依據元音或聲母而產生的條件分化，本文不對分化的入聲調分開標註。

## 2. 粵方言內部常見的演變類型

### 2.1. 比較用字的選擇

在比較大量的材料後，本文選取了以下崇母字作為比較的參照項：

查 鋤 助 雛 士 事 柿 柴 豺 寨 巢 愁 驟 饒 饒 劓 瘖 棧 岑 牀 狀 崇 牯 燂

關於這些字，需要先說明幾點：

#### ① 饒與劓：

饒，《刊謬補缺切韻》鋤銜、士馱反，《廣韻》鋤銜、士馱切，《篆隸萬象名義》仕衫反，《集韻》鋤銜、仕馱切；劓，《廣韻》鋤銜切，《篆隸萬象名義》仕咸反，《集韻》鋤銜、士馱切；瘖，《廣韻》士咸切，《篆隸萬象名義》仕銜反，《集韻》鋤咸切；瘖，《廣韻》徂感切，《篆隸萬象名義》壯咸反，《集韻》鋤咸、壯咸、徂感切。

這幾個字在韻書中的讀音和語義往往相通，或許古人對於這些字的使用已經混同。對於“刺入”的語義四者都存在。但在表示“斷”的語義，主要是“劓”字。“刺入”詞彙字音在方言區內部聲調有不對應現象，顯示其聲調的不穩定性，如《廣州方言詞典》中用陽上調的“瘖” ts<sup>h</sup>am<sup>4</sup> (p282) 來表示“刺入”，也收錄了陽平調的“瘖眼” ts<sup>h</sup>aŋ<sup>2</sup>ŋan<sup>4</sup> (p361，義為光照刺眼)，而《廣州話詞典（第2版）》中則寫作“瘖眼”

<sup>1</sup> 關於其性質論述，見覃遠雄（2019）。

<sup>2</sup> 梁金榮（1997: 61）稱其為“桂北平話西片”。

ts<sup>h</sup>am2ŋan4 (p30)，應當是是前字韻尾受後字聲母同化音變 ts<sup>h</sup>amŋan > ts<sup>h</sup>aŋŋan。為方便討論，本文將表示“刺入”語義的音用“鑿”字表示，為陽平或陽上調；表示“斷、剷除”語義的音用“剷”字表示，為陽去調。但在引用韻書及方言材料時，仍以其原用字為準。

② 齧：

《刊謬補缺切韻》俟淄反，《廣韻》俟留切，《篆隸萬象名義》勅之反，《集韻》俟留、棧山切。

一些學者在記錄時使用“涎”字，或是有音無字的口替代。《集韻》中比前代韻書多出了“棧山切”的讀音，這個讀音不知是否為“齧涎”的合音，但在粵方言內部這字的讀音都是“棧山切”。語義上，有的地方表示口水以及粘液，有的地方只表示粘液，還有的表示痰。部分地方不使用這個詞，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字沒收錄進《方言調查字表》中，在調查中被忽視。

③ 棧：

粵方言口語中用在“碗棧”一詞中，即舊式木制碗櫃，但隨著商品化，新式的碗櫃、消毒櫃取代了“碗棧”，加之可能大多數群眾不知其本字，所以在很多字表材料中的“棧”只記錄書面語“客棧”“棧道”的讀音。本文只取“碗棧”一詞的讀音進行比較，“客棧”一詞的讀音不列入。

④ 牖（閘）與鏹（鋤）：

牖，《廣韻》土洽切，《集韻》實洽切；鏹，《廣韻》查鎋切，《集韻》槎轄切。閘，《刊謬補缺切韻》古盍、烏狎反，《廣韻》古盍、烏甲切，《篆隸萬象名義》柯臘反，《集韻》谷盍、乙甲切。

“鏹”為後起字，不出現在宋代以前的韻書之中，但在凡是區別 -ap、-at 韻的粵方言及其他方言中，“鏹”的韻母都為 -ap，且與閘同音。結合“鏹（鏹）”的字形以及出現的時間來看，這個字很可能是宋代北方方言 -p、-t、-k 韻尾合併後，給“牖”起的俗字，因此本文在此將兩字當做一個字處理，寫作“牖”。“閘”在中古的音韻地位並不是崇母，現代的“閘”“牖”兩字語義相通，“閘”成了“牖”的俗字。

## 2.2. 澄一禪船的讀音類型

在比較崇母字的讀音前，先依據澄、禪船母字讀音的類型對粵方言做一個簡單的音類區的劃分，用以比較崇母在橫向歸併時的走向。分類只以音值為塞擦音（塞音）和擦音作為條件，可以得到以下澄 - 禪船母分合的類型：

表 1 澄 - 禪船對比舉例

類型	地點	長	治	侄	傳	濁	常	示	十	船	熟
A 澄塞擦 (塞) - 禪船 塞擦型	開建	tyŋ	tʃi	tʃet	tʃyn	tʃæk	tʃyn	tʃi	tʃep	tʃyn	tʃok
B 澄擦 - 禪船擦型	梧州	ciɛŋ	ci	cət	cyn	cæk	ciɛŋ	ci	cɛp	cyn	cok
C 澄塞擦 (塞) - 禪船 擦型	廣州	ts <sup>h</sup> cɛŋ	tsi	tsət	ts <sup>h</sup> yn	tsok	sɛŋ	si	sɛp	syn	sok

表 2 澄 - 禪船類型的分佈情況

類型	主要分佈區	澄	禪船
A 全塞擦型	粵西封開地區、廣西蒙山縣等	塞擦 (塞)	塞擦
B 全擦音型	梧州、賀州本地勾漏粵語等	擦	擦
C 澄塞擦 (塞) - 禪船擦型	絕大多數粵方言	塞擦	擦

當然，此處的類型主要是依據常用口語字的演變來確定的，部分不常用的書面語字可能會受到廣州話或官話的影響。禪船母字在現有方言點中是很少存在全部讀塞擦音的，這裏的“全塞擦”指的是常用口語字的情況，禪船母全擦音也是如此，具體的一些方言的禪船母字的讀音可能會出現少許讀塞擦的字，如廣州“剩”tseŋ<sup>6</sup>等。方言點一些字讀音不合規則，但這不影響大體的類型判斷。相較而言，A 型中出現禪船母摻雜讀擦音的情況較多，B 型中出現澄母摻雜讀塞擦音的情況較少，這是漢語濁塞擦音向擦音演變“DZ>Z”的趨勢造成的，下文將會分析。

### 2.3. 崇母字的讀音類型

經上述準備工作後，對現有公佈的粵方言（含部分平話）的同音字彙、詞彙表所記的讀音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首先現將 24 個比較參照字分類，分為口語用字與書面用字<sup>3</sup>兩類，這個分類不是截然，畢竟有些字是口語書面都常用的，有的字只在口語或書面，還有的字在部分方言點中是口語而在另一部分中則不然。下文表中舉例選用的方言點為的是突顯不同類型的特徵，限於篇幅沒有舉例更多的方言點，將來的調查如果進一步細緻，或許能有更精細的類型劃分。

<sup>3</sup> 在此不使用“文白讀”這個概念是因為在粵方言中往往一個字只有一個讀音，但在對應古音類時則可能出現多個現代音類，可以看做“文白層”，但在具體的字上則不是“文白異讀”。

口語字：鑊 劊 柴 牀 柿 燂 滌 棧。

書面語字：查 鋤<sup>4</sup> 助 狀 牐 豺 寨 巢 士 事 愁 崇 岑 雛 驟 饒。

表 3 口語字的聲母讀音情況<sup>5</sup>

澄禪船	地點	鑊	劊	柴	牀	柿	燂	滌	棧
A 型	封開開建	tʃ		tʃ	tʃ	tʃ	tʃ		
	懷集懷城			tʃ	tʃ	tʃ	tʃ		
	蒙山縣城	tʃ		tʃ	tʃ	tʃ	tʃ		
B 型	蒼梧			ʃ	ʃ	ʃ	ʃ		
	梧州倒水	tʃ		ʃ	ʃ	ʃ	ʃ	f	
	賀州桂嶺			ʃ	ʃ	ʃ	ʃ	θ	ʃ
C 型	臨桂五通	tʃ		tʃ	tʃ	ʃ	tʃ	ts	tʃ <sup>h</sup>
	陽朔葡萄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ʃ <sup>h</sup>	tʃ <sup>h</sup>	ts <sup>h</sup>	
	廣州市區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ʃ	ʃ	
	增城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南海西樵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ʃ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花山			ʃ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東莞塘角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ʃ	tʃ	tʃ <sup>h</sup>	tʃ	
賓陽賓州	tʃ		ʃ	ʃ	ʃ	ʃ	ʃ	ʃ	
南寧亭子	tʃ	tʃ	ʃ	ʃ	ʃ	ʃ	ʃ	ʃ	

表 4 書面語字的聲母讀音情況

澄禪船	地點	查	鋤	助	狀	牐	豺	寨	巢	士	事	愁	崇	岑	雛	驟	饒
A 型	封開開建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懷集懷城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θ	θ	θ	θ	tʃ		tʃ	tʃ
	蒙山縣城	tʃ	tʃ	θ	tʃ	tʃ	θ	tʃ	tʃ	ʃ	tʃ	θ	θ	tʃ	tʃ <sup>h</sup>	th	θ
B 型	蒼梧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	
	梧州倒水	ʃ	ʃ	ʃ	ʃ	tʃ	ʃ	ʃ	ʃ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賀州桂嶺	ʃ	ʃ	ʃ	tʃ/ʃ	ʃ	ʃ	ʃ		ʃ	ʃ	ʃ	ʃ	θ	ʃ	tʃ	θ

<sup>4</sup> 在不少方言點中可能不是口語常用字，口語會使用“鑊”（居縛切）或者“糍”（步項切）等來表示“鋤頭”這個事物，因此“鋤”字的讀音可能會隨廣州話或是折合類推官話或韻書的讀音。

<sup>5</sup> 表格中將精照合併的音系以及區別精照的音系的照系字音值全部改寫成舌葉音，以方便比較，為使表格簡潔只列聲母，下表相同。正文中直接引用仍為原文的描寫。

澄禪船	地點	查	鋤	助	狀	牯	豺	寨	巢	士	事	愁	崇	岑	雛	驟	饒
C 型	臨桂五通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s	ʃ	ʃ	tʃ	s	tʃ		ts	ts
	陽朔葡萄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s <sup>h</sup>	s <sup>h</sup>	ts <sup>h</sup>	ts <sup>h</sup>				
	廣州市區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t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ʃ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增城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t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ʃ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南海西樵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t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ʃ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ʃ	
	花山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t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ʃ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東莞塘角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tʃ	tʃ <sup>h</sup>	ʃ	ʃ	ʃ	ʃ			tʃ <sup>h</sup>	tʃ <sup>h</sup>
	賓陽賓州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ʃ		ʃ	ʃ	tʃ	tʃ	tʃ		tʃ	
南寧亭子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ʃ	ʃ	ʃ	ʃ	ʃ/tʃ		tʃ	ʃ	

補充：

- (1) 南寧亭子平話中“站屋板”（覃遠雄等 1997: 181），義為“分隔房間的木板牆”。
- (2) “雛驟”在不少方言中讀為陰調，不合演變規則，應是“念白字”讀音，見下文分析。
- (3) “岑”字在勾漏片有群母讀法，且部分方言發生 kiV->tʃV- 的演變，不能區別其來自群母還是崇母。

### 2.3.1. 口語字分析

可以看到，口語字可分為兩類，“鑊”一類，“柴牀柿燂棧”一類。

“鑊”基本讀為塞擦音。“鑊”在各方言點中均是“刺入”之意，這個字比較生僻，官話中基本不使用，可以排除官話通用語的影響。但是此字在演變當中卻與其他口語字並不平行，特別在廣西“柴牀柿燂棧”讀為擦音、甚至澄母字也讀為擦音的地區，此字依舊讀為塞擦。而早期區分精照組的粵方言材料也顯示了此字特別的語音地位，《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中此字置於“慚”小韻，《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明確記為 ts'ám<sup>2</sup>，即讀同從邪母。加之此字在不同方言點中的聲調出現不規則對應，可以推測普遍的塞擦讀音是從某個崇母讀塞擦的方言點中擴散開來的讀音，雖然各地讀音都是塞擦，卻反映了方言內部層次的疊置，而不是反映自然的歷時演變。

“鑊”的使用區域較小，主要在珠三角地區，因此這個字的參考作用較小，不知道是否也如“鑊”字一樣發生特殊演變，還需更多的材料來證明。

“柴牀柿燂棧”則展現了不同區域的演變差別：

珠三角地區，內部差別較大，不同的點讀塞擦和擦音的轄字或有不同，通常“柴牀”二字讀塞擦的比例最高。從語音演變的角度看，塞擦音演變為擦音的可能性要遠遠高於擦音演變為塞擦音，可以認為珠三角地區的粵方言在崇母清化時正在發生塞擦向擦音演變的進程，清化後進程打斷，音系完成重組，不同的方言點形成不同的轄字格局。



臨桂 - 陽朔地區，這個地區為桂林以西以南的桂北平話，這個區域內的主流讀法為塞擦音。“柿”字的讀擦音可能是受官話影響，當地方言常用詞彙為“裨”，“柿”不是口語字。

封開、蒙山等地，澄禪船全塞擦地區，其崇母口語字全部是塞擦音。

梧州、賀州勾漏片，澄禪船全擦地區，其崇母口語字全部是擦音。

廣西中南部（本地方言，不含近代以來從廣東遷來的沿江白話，<sup>6</sup>下同），其崇母口語字基本是擦音。

值得注意的是，“齧”字在賀州 - 平樂縣（原明清平樂府）和臨桂 - 陽朔地區演變不規則，聲母併入了從邪母，賀州市、平樂縣勾漏片還發生了擦化的演變鏈 \*dz>z>s>θ>f。這個演變類似於上文提到的“饑”的演變。

### 2.3.2. 書面語字分析

“雛驟”的讀音不合語音演變的規則，但是在部分方言片區當中，讀音卻相同或接近，這很可能是在私塾時代，部分學堂的先先生出現了“念白字”的現象，隨後通過文教鋪展開來，既不是口語也不是外來層次。

“饑”字，這個字不算口語字（廣州話此意詞彙為“為食”），在廣東地區基本是塞擦音，而在廣西地區則多讀為擦音，並且在區分心 - 生書母地區，其讀音有的同心母而有的同生書母。侯興泉（2012）已經論證從邪母在原始粵語為塞擦音 \*dz，沒有濁擦音音位 z，因此“饑”讀同心母的方言，其音節結構是不合原本的音系的。筆者在調查南寧平話過程中，發現受過教育的中老年人都將“饑”字認讀為 lam2（但口語中的表達實際是用“餓”ŋa6），這個字讀音既不合自身音系也不合官話音系（因為聲母 l 一般來自古心母，其音節為陰調，出現陽調一般為壯語借詞），但卻在廣西地區有大量讀為擦音的現象分佈，並且還讀如心母，只能認為這應該也是一個舊文教時代的“念白字”讀音。

剩下的字可以分為兩類，“查鋤助狀插豺寨巢”為一類，“土事愁崇岑”為一類。“查鋤助狀插豺寨巢”以及“愁崇岑”在官話當中讀為塞擦音，而“土事”在官話當中讀為擦音。在廣西，“崇”字也較為廣泛出現有類似“饑”一樣的陽調心母讀音形式，應當也是書面“念白字”，這與讀為照系擦音的廣東讀音類型不同。

珠三角地區，“查鋤助狀插豺寨巢”基本為塞擦音而“土事愁崇岑”基本為擦音。

臨桂 - 陽朔地區，“查鋤助狀插豺寨巢”與珠三角地區相同，而“土事愁崇岑”可能受官話影響，前二字讀同心母、後三字為塞擦音。

---

<sup>6</sup> 廣西沿江白話的定義及範圍見余瑾（2016: 102, 113-114）。

封開、蒙山等地，上述字基本為塞擦音。

梧州、賀州勾漏片，上述字基本為擦音。

廣西中南部，大體與珠三角地區相同，“愁崇岑”受官話影響的概率較高。

需要補充的是，廣西地區由於歷史上省會桂林很早就說官話，因此官話的影響較為明顯，這些書面語字在廣西粵方言中出現官話型塞擦 - 擦音分化的情況較多，而且由於近代以來官話精照兩組合併，廣西粵方言的受官話影響的書面語字讀音併入從邪母。另外，“寨”“事”在部分廣西粵方言中屬於口語字，<sup>7</sup>而“豺”字則可能念白字同“柴”或“材”。

### 2.3.3. 分析結果總結

總體而言，口語字讀音在廣東地區的內部差異較大，具體字讀塞擦或擦不可預測，其他地區內部差異較小，一般全部為塞擦或擦。書面語字在廣西地區差異較大，在廣東地區差異較小。內部演變不平衡是口語字讀音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外部影響是書面語字讀音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在廣西中南部地區，書面語字讀塞擦而口語讀擦音，這樣的分化只能用外來影響來解釋，通用語或官話使粵語的聲韻發生重組。

## 3. 分化成因分析

### 3.1. 澄 - 崇 - 禪船類型統合

口語字（白讀層）一般來說是反映方言自身主體音系演變的，崇母與澄、禪船母字的口語字讀音類型形成著一定的對應關係。將其表格化可以得到下表。

表 5 澄 - 崇 - 禪船的類型

類型	澄	崇	禪船	方言點舉例
甲	塞擦 / 塞	塞擦	塞擦	開建、蒙山
乙	塞擦 / 塞	塞擦	擦	臨桂五通
丙	塞擦	塞擦 / 擦	擦	廣州
丁	塞擦	擦	擦	賓陽
戊	擦	擦	擦	蒼梧

<sup>7</sup> “事”所屬的莊組止攝字，在粵方言中的基本都存在讀同蟹攝開口三四等的白讀層 *ei*，如“使”*ʃei3*等，“事”字在部分方言點尤其是廣西的方言點中，多為讀同蟹攝的白讀層 *ei*，而廣東則多為師韻的文讀層 *i/ɣy*。“柿”字文白處理方式同理。



從表中可以得到這樣的蘊含關係：禪船是塞擦音則崇必然是塞擦音，澄是擦音則崇必然是擦音；澄母不會跨過崇母去與禪船母直接合併；崇母沒有完全獨立與澄、禪船的音位，要麼與澄母合併、要麼與禪船母合併。

類型甲與上一節的類型 A 形成對應關係，類型戊與類型 B 形成對應關係，類型 C 則有乙、丙、丁三種類型對應，乙丙丁三種類型正好顯示了崇母由塞擦音向擦音演變的不同階段。

### 3.2. 古聲母的構擬與解釋

#### 3.2.1. 澄母

已知，粵方言中澄三字在一些地區是讀作塞音（併入定母）的，主要在粵桂交界北段和臨桂 - 陽朔地區。下表賀州鋪門話取自魏書頌（2019），封開開建話取自侯興泉（2017）。

表 6 粵方言澄母讀塞音舉例

	遲	錘	箸	廚	柱	住	沉	陳	塵	陣	長	腸	丈	著	蟲	重
五通	t	t	t	t	t <sup>h</sup>	t	t	tʃ	tʃ	tʃ <sup>h</sup>	t	t	t <sup>h</sup>	t	t	t <sup>h</sup>
鋪門	tʃ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開建	tʃ	t	tʃ	tʃ	tʃ	t	tʃ	tʃ	t	t	t	tʃ	t	t	tʃ	tʃ

粵方言的崇、禪船母字基本不會出現讀為塞音的現象；而崇母口語字全部讀擦音的地方，澄母可能都讀為塞擦音，以此可知早期的澄母字必然是與崇母對立的。結合其併入塞音的演變走向，可以認為澄母原始的讀音為 \*d。

#### 3.2.2. 崇與禪船的分合

崇母與禪船母的不同表現，似乎顯示了崇、禪船母在原始語中有著不同的音位，但結合如下推理，崇母與禪船母在原始粵語中已經合併，在音節分佈上是互補的。

首先禪船母也是存在全部讀為塞擦音的類型，而且不是送氣塞擦如開建話，排除了清化送氣造成擦音向塞擦音演變的可能。<sup>8</sup> 上文已經提到，擦音演變進塞擦音是比較困難的，可以認為禪船母讀塞擦音的粵方言，是保留了原始粵語的語音特徵。這樣的音系，崇母與禪船母都是塞擦音，但崇母與禪船母在與韻母的拼合上形成互補，

<sup>8</sup> 如廣西南寧白話雖是廣東移民而形成的，但其南寧市區原本為官話分佈區，南寧白話的禪船母平聲字如臣 tʃ<sup>h</sup>en2 常 tʃ<sup>h</sup>œŋ2 等字也類似官話而出現讀送氣塞擦的情況，轄字不超官話所轄，分化無規律，不屬於自然演變而是接觸演變，在此不考慮這種類型。

崇母字拼合二等（“莊三化二”，外轉攝韻母同二等，內轉攝韻母同一等，止攝單獨成韻），禪船母字拼合三等，兩者不存在同韻母下的最小對立。那麼要如何解釋崇母塞擦音 - 禪船母擦音這一粵方言中常見的現象呢？“土事愁崇岑”這幾個字在廣東粵方言的讀音提供了一個演變的證據。

廣東“事土”二字在官話中也讀擦音，如果說受官話影響，那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但是“愁崇岑”三字在官話當中並不讀擦音，並且廣東粵方言受官話的影響較小，讀擦音的層次肯定是粵語自己形成的。如果將這幾個字也看做禪船母擦音那一類，就可以得出廣東粵方言在崇禪船母中必然讀擦音的語音條件。珠三角粵方言的禪船母所拼合的韻母都是主元音為高元音和短元音，“土事愁崇岑”也符合這個條件，其他的崇母字則與主元音為低元音和長元音的韻母拼合。

表 7 禪船與崇母的分野

演變走向	來源	分化條件
擦音	禪船母 崇母：土事愁崇岑	*d <sub>3</sub> +V(H/S) 濁舌葉 + 高 / 短元音
偏塞擦音	崇母	*d <sub>3</sub> +V(L/L) 濁舌葉 + 低 / 長元音

如此看，崇母與禪船母實際已經合併，只是在塞擦音向擦音演變的過程中，因後接元音的不同而產生了分化，這是韻母對聲母的影響。崇母書面語字受通用語的影響，而且這些字也多為低元音、長元音，因而容易保留塞擦音讀法而沒有隨口語字一起擦化。

### 3.3. 澄 - 崇 - 禪船各類型的形成機制

通過上文分析就可以依據語音條件對澄、崇、禪船母在粵方言中的演變進行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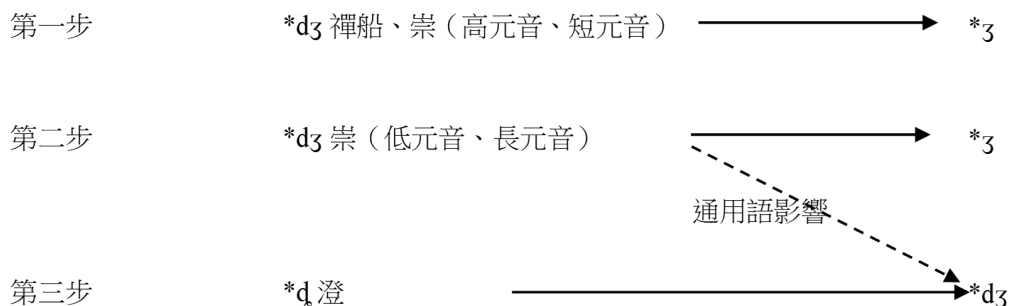
#### 3.3.1. 路徑一：澄母塞擦化較晚

第一步，禪船母、少部分崇母擦化。語音條件為 \*d<sub>3</sub>>\*ʒ/V(H/S) 濁舌葉 + 高 / 短元音。絕大部分粵方言都走了這條演變路徑，其中的少部分粵方言禪船母字自身層次沒有發生擦化，但在強勢方言影響下，部分字已轉為擦音，包含一些口語常用字，如封開開建話“順”jen6。這個演變發生應當較早，當時的通用語的禪船母還處在濁擦音階段沒有因為清化送氣而分化，故而也沒有影響到粵方言致使其分化，大部分粵方言的禪船母擦化是比較整齊的。

第二步：崇母（口語）擦化。語音條件為，\*d<sub>3</sub>>\*ʒ/V(L/L)，濁舌葉 + 低 / 長元音。桂南粵方言基本經歷了這個演變；廣東粵方言則在進行當中時因聲母清化失去演變條件而中斷了這個演變；臨桂 - 陽朔地區則不參與這個演變。通用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這個演變發生，使得書面語字基本保持了塞擦音，與後來的澄母字合併。

第三步，澄母塞擦化。語音條件  $*d_3 > *d_3$ ，濁舌面塞音。澄母塞擦化較晚，因此不論口語字還是書面語字，澄母基本沒有讀擦音的，並沒有跟隨崇禪船母一起擦化。當然通用語的澄母也是塞擦音，通用語的影響在澄母方面也會阻止其擦化。

圖 1 路徑一的演變示意



### 3.3.2. 路徑二：澄母塞擦化較早型

澄母在崇、禪船母塞化之前就塞擦化與之合併了，隨後再擦化也不再區分。全塞擦型分佈在封開、蒙山等地，全擦音型分佈在梧州、賀州，兩者區域上連在一起，說明全塞擦型和全擦音型實際更為接近。

第一步，澄母塞擦化，語音條件為  $*d > *d_3$ 。澄 - 崇 - 禪船母合併，封開、蒙山等地為這種類型。

第二步，澄崇禪船母擦化，語音條件為  $*d_3 > *ʃ$ 。梧州、賀州本地勾漏粵語參與這個演變，致使古濁音照系聲母全部讀擦音。

圖 2 路徑二的演變示意



### 3.4. 其他方言及域外漢字音顯示的崇母及照系濁音格局

澄、崇、禪船的分合類型在其他方言中、尤其在方言內部的多樣性是不如粵方言的，但總結來看可以看到其他類型，這些演變的類型與粵方言的類型相互之間對照，更能顯示相關聲母的歷時演變情況。

宋代的韻圖是已知最早能夠反映中古晚期與近代早期中原地區古北方方言的照系濁音面貌，如南宋《切韻指掌圖》中顯示知組仍獨立為一組，但也出現部分澄母字置於照系三等與章組同行、與崇母同列，這說明作者的語音已經發生了知組塞擦化，但是囿於晚唐韻圖的格局仍舊將知組獨列。禪船獨一列而不與崇母同列，說明了禪船母已經讀為擦音。元代《中原音韻》反映的是濁音清化後的體系，“事士”等字以轉為擦音，禪船母發生分化，大部分平聲字讀送氣塞擦，少部分為擦音，這與現代北京話大體相同。明初的《韻略易通》與《中原音韻》相近，但禪船母讀塞擦與擦音的範圍不同。現代的官話在禪船母平聲字具體讀擦音還是送氣塞擦音上存在各地轄字不同的情況，說明平聲字清化送氣造成擦音演變為送氣塞擦音  $\int > \int^h > tʃ$  在各地是獨立發生的，但北京、南京等強勢方言對官話內部趨同整合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崇母字基本沒有塞擦音與擦音的轄字差別，說明當時崇母與澄母合併。

山西晉語及汾河片，澄、禪船的表現與其他北方方言相同，但崇母口語字為擦音，與粵方言崇母讀擦音的類型丁接近，說明其崇母在當時與澄母還有區別，並且與禪船母合併了。

吳方言中，雖然往往在共時層面表現為“一筆糊塗賬”（孫宜志 2018），但如果以口語常用字來審視，排除外來影響文白異讀的話，還是可以總結出其大體規律，可以分為三類，（1）南吳型，以玉山、開化等處衢片為代表，澄二為塞擦音、澄三為塞音（白讀），崇母（白讀）為擦音，禪船母（白讀少數）為塞擦音；（2）除太湖片部分地區以外的北吳方言，澄母塞擦音，崇母擦音，禪船母擦音；（3）太湖片部分地區，澄母、崇母、禪船母均為擦音，以蘇州、上海最為典型。杭州市區方言被認為帶有較強的官話性質（史皓元 2011: 7-28），因而不在此討論。以上三種形成遞進的演變格局，與北方方言不同的是，其崇母率先擦化而禪船母隨後，所有的吳方言“牀柴”等口語字<sup>9</sup>均為擦音。徽語的情況與（2）型相同。

湘語，澄母塞擦音，崇母塞擦音，禪船母擦音。但不少湘語受官話影響較大，即新湘語，另外部分湘語出現知章組塞化，需要排除這類後起演變。

江西的贛語和客家話，按地域東西劃分，贛語東部的鷹弋、撫廣片，客家話寧龍片出現“牀柴”讀擦音，其他江西的客贛方言為塞擦音。廣東的客家話只有“煤”字讀擦音。江西部分贛語知章組出現讀塞音的演變，這是後起的（劉澤民 2004: 39-41）。雖然，現代客贛方言的知莊組二等與精組合併、全濁塞擦音清化送氣，但是崇母字讀擦音的層次至少證明崇母曾經有其獨立的音位而未與清從邪母合併。

<sup>9</sup> 部分處衢方言口語說“樵”不說“柴”，因此“柴”為文讀層的塞擦。

閩方言的格局與其他方言差異較大，澄母塞音，崇母塞音、塞擦音、擦音皆有，禪母白讀閩南主要為塞擦音而其他閩語為擦音。閩南類型與南部吳語有演變的相似性。

朝鮮（韓）語漢字音（十五～十六世紀）與漢語方言相比，缺少漢語方言的口語性，近乎等同與文讀層，因此不免不同時期或不同來源的讀音混合於同一個音系當中，還會存在“有邊讀邊”之類的誤讀傳承，因而朝鮮語漢字音的崇母字也存在不同的層次，但從具體轄字和數量來看，還是可以給其歸納大體的格局：澄母塞音，崇母擦音（少量塞擦音），禪船母擦音。近代朝鮮語音系發生 Ti->Ts- 塞擦化，需要辨別。

越南語漢字音與朝鮮漢字音相似，但越南語存在自身音系的演變，舌尖、舌面擦音轉變為塞音，送氣塞擦音轉變為擦音，排除這種後起的演變，可以歸納出越南語漢字音的大體格局：澄母塞擦，崇母擦音，禪船母擦音（後來與書母合併，塞化）。

日語自身音系沒有擦音與塞擦音的對立，中古音借入日語都為擦音，不能窺探濁塞擦音是否存在擦化，日語的材料只能顯示當時的澄母讀為塞音，在此不列入比較。

表 8 各方言澄、崇、禪船的簡單對比（T 為塞音、TS 為塞擦音、S 為擦音）<sup>10</sup>

		澄母		崇母			禪船母			
		茶	蟲	牀	柴	事	常	船	石	神
官話	《中原音韻》	TS	TS	TS	TS	S	TS	TS	S	S
	《韻略易通》	TS	TS	TS	TS	S	S	S	S	S
	北京	TS	TS	TS	TS	S	TS	TS	S	S
	西安	TS	TS	TS	TS	S	S	S	S	S
晉	介休	TS	TS	S	S	S	TS	TS	S	S
吳	玉山	TS	TS	S	S	S	S	S	TS	S
	宜興	TS	TS	S	S	S	S	S	S	S
	蘇州	S	S	S	S	S	S	S	S	S
湘	娄底	TS	TS	TS	TS	TS	S	S	S	S
	長沙	TS	TS	TS	TS	S	S	TS	S	S
	漣源	S	S	S	S	S	S	S	S	S
贛	南昌	TS	TS	TS	TS	S	S	S	S	S
	撫州	TS	TS	S	S	S	S	S	S	S
客	定南	TS	TS	S	S	S	S	S	S	S
	梅州	TS	TS	TS	TS	S	S	S	S	S

<sup>10</sup> 北京、西安、蘇州、長沙、南昌、梅州、福州、廈門引自《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2003），介休引自張益梅（1991），玉山引自曹志耘等（2000），宜興引自葉祥苓（1991），婁底引自劉麗華（2001b），漣源引自劉麗華（2000, 2001a），撫州引自付欣晴（2006），定南引自王頤（2015），朝鮮引自權仁瀚（2009），越南引自《越漢字典》（1960）。

		澄母		崇母			禪船母			
		茶	蟲	牀	柴	事	常	船	石	神
閩	福州	T	T	S	TS	T	S	S	S	S
	廈門	T	T	TS/S	TS	T	S	TS	TS	S
粵	開建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蒼梧	S	S	S	S	S	S	S	S	S
	五通	TS	T	TS	TS	S	S	S	S	S
	鋪門	TS	T	S	S	S	S	S	S	S
	廣州	TS	TS	TS	TS	S	S	S	S	S
	賓陽	TS	TS	S	S	S	S	S	S	S
域外	朝鮮	T	T	S	S	S	S	S	S	S
	越南	TS	TS	S	S	S	S	S	S	S

從比較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方言的禪船母讀擦音為主，禪船母優先從塞擦音轉變為塞擦音。而崇母字從塞擦音轉變為擦音，其演變速度和演變程度在不同方言中以及方言內部中都存在著差別，有的方言轉變成擦音得很徹底，有的幾乎全讀塞擦音，域外漢字音朝鮮和越南的格局顯示崇母擦化的現象出現得很早，這兩者都是中古時期借入形成的。澄母讀擦音的主要是現存保留濁音的吳、湘部分方言，以及賀州梧州的勾漏片，出現的範圍極小，說明澄母的擦化是很晚近的演變。

澄、崇、禪船三者的擦化速度不同，說明了三者的在各方言的原始語中仍為相互獨立的音位，但從演變趨勢來看，如果澄、崇、禪船三者依舊保持濁音的形式，那麼最終都會演變為擦音  $DZ > Z$ ，這是一個漢語內部的演變趨向，只有濁音清化了，這個演變才會停止。崇母在粵方言內部的差別，也說明了粵方言早期分化時，各地都是保持著濁音的，當各地崇母發生不同程度的擦化后，纔各自發生濁音清化。

#### 4. 結語

結合部分粵方言知三讀同端母、徹三讀同透母，澄二不存在像崇母那樣不規則擦化的現象，可以判定，原始粵語的知組聲母最早是獨立的。而莊組與章組則沒有實際的對立，可以視作已合併。原始粵語的照系聲母可以分為知組與莊章組兩套，加上精組，可以得出原始粵方言相關聲母的矩陣如下。

知組	*t 知	*t <sup>h</sup> 徹	*d 澄	
精組	*ts 精	*ts <sup>h</sup> 清	*dz 從邪	*s 心
莊章組	*tʃ 莊章	*tʃ <sup>h</sup> 初昌	*d <sub>3</sub> 崇禪船	*ʃ 生書

原始粵語是精—知—莊章三組對立型，與贛客的精知二莊—知三章對立型和原始官話的精—知莊章對立型不同，有自身的獨特性。從中也可以看出原始粵語原本不存



在舌齒濁擦音，因此崇、禪、船乃至澄、從、邪母在粵方言中均有出現讀擦音的情況，本質上是省力原則致使濁塞擦音向濁擦音演變  $DZ > Z$ ，只是在各地粵方言演變的速度不同，官話影響阻止部分崇母字擦化，濁音清化又打斷了擦化演變的進程致使音系重組並固化。不同地區的粵方言自身擦化演變的進程不同，加之強勢粵方言對弱勢粵方言的輸入，以及少數字如“鑣”“滌”等併入從邪母，最終形成了各地區粵方言崇母讀音各異的格局。

雖然現存保留濁音的漢語方言，<sup>11</sup> 都有舌齒濁擦音，但是從粵方言的演變來看，尤其以開建話、蒙山話的音系出發，可以得到粵方言原本只有濁塞擦音而無濁擦音。絕大多數粵方言，禪船是最先發生擦化的，其次是崇母，最後是澄母。在不同的演變階段，受到官話的影響，就會產生不同的、接觸演變的文白層次，如封開開建話受到官話影響則文讀層為禪船母仄聲字讀擦音，南寧白話文讀層則是禪船母平聲字讀塞擦送氣音，蒼梧話文讀層則是澄、崇及禪船平聲字讀塞擦音。文讀層的形成在於弱勢方言與強勢方言存在音系上的不對應，弱勢方言需要引入或重組自身音節來迎合強勢方言。不同的方言全濁塞擦音演變為擦音的程度不同，因此與官話或通用語的差異之處也不同，在內部演變和外部接觸下，最終形成了各方言照系古濁音字塞擦音 / 擦音不規則分化的複雜格局。

#### 參考文獻

- Bai, Wanru (白宛如) (ed.). 1998. *Guangzhou Fangyan Cidian* 廣州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Xi Yuyanxue Jiaoyanshi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ed.). 2003. *Hanyu Fangyin Zihui, dier ban chongpaiben* 漢語方音字彙 (第二版重排本)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語文出版社。
- Cao, Zhiyun (曹志耘),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Itsuku Oota (太田齋) & Rixin Zhao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Tokyo: Kohbun 東京：好文出版。
- Chen, Hezhou (陳賀州). 2015. *Guanyutanyuan—Dongguan Fangyan Yuyinyanjiu ji Ciyukaoshi* 莞語探源——東莞方言語音研究及詞語考釋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 Youxiangongsi 廣州：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Chen, Weiqiang (陳衛強). 2019. *Guangdong Nanhai Xiqiao fangyan tongyin zihui* 廣東南海西樵方言同音字彙 *Fangyan* 方言 1. 78–93.
- Chen, Xiaoyan (陳小燕). 2009. *Guangxi Hezhou Babu (Guiling) bendihua yinxi* 廣西賀州八步 (桂嶺) 本地話音系 *Fangyan* 方言 1. 53–71.
- Fu, Xinqing (付欣晴). 2006. *Fuzhou Fangyan Yanjiu* 撫州方言研究 Beijing: Wenhua Yishu Chubanshe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sup>11</sup> 其他語言不乏只有濁塞擦音而無濁擦音的例子，如梵語。

- Guangxi Zhuangzu Zizhiqu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ed.). 1998. *Guangxi Tongzhi, Hanyu Fangyanzhi* 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 Nanning: Guangxi Renmin Chubanshe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He, Cheng (何成), Wolong Zheng (鄭臥龍), Fudan Zhu (朱福丹) & Delun Wang (王德倫). 1960. *Yue Han Cidian* 越漢詞典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Hou Xingquan (侯興泉). 2012. Lun Yueyu he Pinghua de “cong” “xie” bufen jiqi leixing 論粵語和平話的從邪不分及其類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266–275+288.
- Hou Xingquan (侯興泉). 2017. *Fengkai Fangyanzhi* 封開方言志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廣州：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Kwon, Inhan (權仁瀚). 2009. *Gaedyongpan Jongse Hankuk Hanjaeumhun Jipseong* 改訂版中世韓國漢字音訓集成 Seoul: Jejaenssi Publishing Company.
- Liang, Fugen (梁福根). 2005. *Yangshuo Putao Pingshenghua Yanjiu* 陽朔葡萄平聲話研究 Nanning: Guangxi Minzu Chubanshe 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 Liang, Jinrong (梁金榮). 1997. *Guibei Pinghua yuyin yanjiu* 桂北平話語音研究 Guangzhou: Jinan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廣州：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Liu, Lihua (劉麗華). 2000. Lianyuan (Lantian) fangyan cihui (1) 漣源(藍田)方言詞彙(一) *Fangyan* 方言 4. 373–383.
- Liu, Lihua (劉麗華). 2001a. Lianyuan (Lantian) fangyan cihui (2) 漣源(藍田)方言詞彙(二) *Fangyan* 方言 1. 74–81.
- Liu, Lihua (劉麗華). 2001b. *Loudi Fangyan Yanjiu* 婁底方言研究 Changsha: Zhongnan Daxue Chubanshe 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
- Liu, Zemin (劉澤民). 2004. *Ke Gan fangyan lishi cengci yanjiu* 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 Shanghai: Shanghai Shifan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Qin, Cailiang (覃才亮). 2009. Mengshanhua yuyin xitong 蒙山話語音系統 *Guilin Shifan Gaodeng Zhuankexuexiao Xuebao* 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3(2). 1–10.
- Qin, Yuanxiong (覃遠雄). 2017. Guangxi Binyangxian (Binzhouzhen) bendihua yinxi 廣西賓陽縣(賓州鎮)本地話音系 *Wuzhou Xueyuan Xuebao* 梧州學院學報 27(5). 58–71.
- Qin, Yuanxiong (覃遠雄). 2019. Guangxi Pingle, Zhongshan “bendihua” de xingzhi 廣西平樂、鐘山“本地話”的性質 *Fangyan* 方言 4. 484–495.
- Qin, Yuanxiong (覃遠雄), Shunguan Wei (韋樹關) & Chenglin Bian (卞成林) (eds.). 1997. *Nanning Pinghua Cidian* 南寧平話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Rao, Bingcai (饒秉才), Jueya Ouyang (歐陽覺亞) & Wuji Zhou (周無忌) (eds.). 2020. *Guangzhouhua Cidian, dier ban* 廣州話詞典(第2版)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史皓元). 2011. *Hanyu Fangyan Fenqu de Lilun yu Shijian—Yi Jianghuai Guanhua yu Wuyu de Fenqu Weili* 漢語方言分區的理論與實踐——以江淮官話與吳語的分區為例 [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 trans. by Qian Gu (顧黔).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Sun, Yizhi (孫宜志). 2018. Shixi Wuyu “cong”, “xie”, “chong”, “cheng”, “chuan”, “chan” mu jindu secayin he cayin xianxiang 試析吳語從邪崇澄船禪母今讀塞擦音和擦音現象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698–704+767.

- Yang, Zhenhai (楊禎海). 2015. Wuzhou Daoshui Baihua (laopai) tongyin zihui 梧州倒水白話(老派)同音字彙 *Guilin Shifan Gaodeng Zhuanke Xuexiao Xuebao* 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9(2). 43–52.
- Ye, Xiangling (葉祥苓) & Zongjun Guo (郭宗俊). 1991. Yixing fangyan tongyin zihui 宜興方言同音字彙 *Fangyan* 方言 2. 88–98.
- Yu, Jin (余瑾). 2016. *Guangxi Pinghua Yanjiu* 廣西平話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Wang, Li (王力). 2013 [1980]. *Hanyushi Gao* 漢語史稿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Wang, Yi (王頤). 2015. *Dingnan Fangyan* 定南方言 Nanchang: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Wei, Shusong (魏書頌). 2019. *Hezhou Pumenhua yuyin yanjiu* 賀州鋪門話語音研究 Nanning: Guangx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南寧: 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Zhan, Bohui (詹伯慧) & Risheng Zhang (張日昇) (eds.). 1987. *Zhujiang Sanjiaozhou Fangyan Diaocha Baogao Zhiyi: Zhujiang Sanjiaozhou Fangyan Ziyin Duizhao* 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一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 Xianggang: Xinshiji Chubanshe 香港: 新世紀出版社.
- Zhan, Bohui (詹伯慧) & Risheng Zhang (張日昇) (eds.). 1998. *Yuexi Shixianshi Diaocha Baogao* 粵西十縣市調查報告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Zhang, Yimei (張益梅). 1991. *Jiexiu Fangyanzhi* 介休方言志 Taiyuan: Shanxi Gaoxiao Lianhe Chubanshe 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56. *Xiandai Wuyu de Yanjiu* 現代吳語的研究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北京: 科學出版社.
- Zhong, Ziqiang (鍾梓強). 2015. Guangxi Cangwu bendihua yinxi 廣西蒼梧本地話音系 *Fangyan* 方言 2. 177–192.
- Zhou, Benliang (周本良). 2005. *Lingui Yininghua Yanjiu* 臨桂義寧話研究 Nanning: Guangxi Minzu Chubanshe 南寧: 廣西民族出版社.

## On th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Initial Chong in Cantonese Dialect

Jimin Te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trata of affricate and plosive in the initial Chong (崇) of Yue dialect,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different dialect points is different. This paper divides and analyzes the spoken and written words of the initial Chong, and then explains the pronunciation evolution of the initial Chong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types of the initials Cheng (澄) and Chan (禪) & Chuan (船).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riginal Cantones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Cheng-Chong & Chan & Chuan in the ancient voiced phonetic system, and the inner differences of Cantonese dialects caused by the sequence of evolution and external influence.

### Keywords

initial Chong (崇), fricativeization of voiced affricate, reconstruction

通訊地址：上海 徐匯區 上海師範大學 人文學院

電郵地址：1538023109@qq.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2年2月28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8月2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9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12月9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3年1月31日